

前漢書

卷八之九

涵芬樓
影印

新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

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

戶將者主戶衛也

劾奏

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

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以實也

左遷為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

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寬

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劉攽

曰按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衛尉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

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尚書責問衛尉

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由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

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

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

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

大冠帶長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

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

大夫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

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公卿貴戚及

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

京師為清平恩侯

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諛也鄉讀曰嚮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

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

卑下之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立欲反下音胡稼反○宋祁曰笑或作嘆

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

與狗鬪

師古曰沐猴猶猴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唯謹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

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

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蘇林曰子

自行戍

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

師古曰人皆怨之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

師古曰奸音干上

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

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

○宋祁曰庸疑是庶字浙本作庸

愈失意

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

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

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

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宋祁曰循一作修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

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

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

蹤師古曰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

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貴同不貴者言無貴量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

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朱

神曰注文遇時字疑是則字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悉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尙書宦官寬饒奏

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寢漸也以刑餘爲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

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爲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

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

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懲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

為文史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臣聞山

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

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

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

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也師古曰仇怨本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

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

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

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

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

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

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

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

德師古曰卒讀曰猝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

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俸而已

故常願

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

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

使四方明

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師古曰却退也○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

誠臣所甘心也夫以

布衣之士尙猶有刎頸之交

師古曰勿斷也音吻

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之氣上感于天

師古曰濁亦濁

也音下頓反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

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

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尙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

得顯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誅罰惡人也

○宋祁曰免處中和

○宋祁曰免當作勉

順經術

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

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曰並

解於

陰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爲其尙少已且攝位而卒叔爲桓公所殺○宋祁曰注文爲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

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宋祁曰注文叔武弟下疑有弟字

夫以四子之行屈

平之材

師古曰屈平卽是屈原也

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

蒙誅以顯君

師古曰蒙被也

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

之路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壅

忠臣沮心智士杜口

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

此愚臣之所懼也豐

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

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

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

宋祁曰修疑作循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

師古曰省察也

而反怨堪猛以求報

舉

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

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

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

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人也舉孝廉為襄賁令

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

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

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

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

然猶

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

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窈幽閑也

以承宗廟順

神祇心塞天下望

師古曰塞滿也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

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

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

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

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

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

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

也蓋時為給事中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竭忠盡

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謂字竊見諫大夫

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

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

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獨觸忌諱不足深過

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

有與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

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

犢寶犢蓋鐸犢及寶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止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寶犢

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衷直

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

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

乾隆四年校刊

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

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喪蘇林曰喪弱也師古曰喪音乃與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

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

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爲鬼

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以訾徙平陵父

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

相大車屬如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爲大司馬薦崇

哀帝擢爲尙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革生曰革上笑曰

我識鄭尙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

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

以三公封尙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

○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非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

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

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

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此皆犯陰之害也○宋祁曰浙本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陰字下有陽字

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

所頒制邪師古曰頒與專同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

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

今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

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惡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

自保大也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

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

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

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

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

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

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

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

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

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文謂書也

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誅

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

忠聞之甚慙上書

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爲益州刺史

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

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

師古曰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

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爲亂首也

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

渠率當坐者

師古曰縱放也

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

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

尚占墾草田數百頃

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

師古曰墾古曰立上書云新

日舊爲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爲草田占云新自墾

上書願以入縣官

也

有詔郡平田予直

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上

師古曰增於時價

寶聞之遣丞相

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

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如淳曰度遇也遇立而用

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

黃金二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

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

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文印曰無其人

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

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

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

意奏扈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

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

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師古曰問閉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

日誣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衆口謹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

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也音火規反穿舍後牆爲小戶

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

無睚眚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念受郡將之命

分當相直遇也分音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

日更改也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宋

尹字無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

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傳

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熊傳太后使有司考馮

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

事明白故欲撻缺以揚我惡師古曰撻缺謂撻發之也撻音它歷反缺音决挑音它聊反○宋祁曰撻字正文注文當作謫我當

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此音頻寐反左遷敦

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

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尙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

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

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寃譖師古曰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

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此既云丞

相不得復有司隸寶奏故尙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尙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

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

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寶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

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

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

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

損者言俱有令名也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

召讀曰邵說讀曰悅師古曰言此非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

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卽訊

師古曰就寶對曰年七十詩既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詩惑也既與耄同

問之也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詩音實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

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尙書外典兵馬踵故

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

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

方師古曰填音竹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卽位以高

第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

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

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

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別公私示正路也古

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廼賜斧鉞師古曰與專同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

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

○宋祁曰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

僻當作辟取也師古曰李說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

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

奚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頃之傳

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

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

日賈讀曰價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

其下亦同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爭求之名自此始

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左遷為沛郡都尉遷

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

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

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元泰山太守及尚書令

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並為郡吏至大司空

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

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謂林卿也音于到反

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

界中而已即遣吏奉謁傳送○宋祁曰傳越本作侍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

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

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

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襜衣也

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

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

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

卿因亡命衆庶謹誹以為實死師古曰謹誹衆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以叩成太后愛林卿

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

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

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

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

僵也仆顛也僵音薑仆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潁曰宣美風俗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

乾隆四年校刊

卷三